

# 編者的話

王馳

本期是《弘道》的第60期，也是本人接手該刊編務的第15個年頭。說起來，時間也有點長了。逢此吉數之期，總想琢磨做點甚麼特別的事情。巧合的是，前兩天陳耀庭先生轉來《上海民族和宗教》發表的幾篇討論當今道教「文化自覺」的文章，希望我「加以重視」。拜讀之後，覺得很好，於是麻煩編輯部同仁陳煜兄與原刊、作者聯繫了轉載事宜。這幾篇轉載文章，一是「特稿」欄目中有關上海市道教協會會長吉宏忠道長的訪談錄，其餘為「道教論壇」中陳耀庭、劉仲宇、王馳的大作。諸文的主旨，乃在於借用中國社會學泰斗費孝通先生的「文化自覺」理論，針對近代以來中國道教界的一些現象進行批評，並呼籲當代中國道教清醒地自覺處境的變化，盡早地尋找應對的辦法，積極地調整自己的思路，努力地開拓新的生長空間。簡單地講，就是吉宏忠道長所言「我是誰？我要做甚麼？我能做甚麼？」

認真地閱讀上述文章，頗能感受到作者的肺腑之情。諸文涉及到了很多具體的問題，本刊主編深感亟待解決的，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：一是道教與廣大民眾的「疏離」，二是道教在當今社會的「形象」，三是道教徒的責任與「擔當」。吉宏忠道長在談論道教與民眾的「疏離」時，曾尖銳地指出：「如果只是一味地強調道教文化的偉大和燦爛，沉浸在往昔仙真祖師的輝煌成就之中，並刻意將道教打扮成一個價值連城的『古董』，不能去觸摸和動搖，那麼它的價值也就只能停留在『古』字上面，成為供今人觀賞、研究甚至追悼的文物。」陳耀庭先生則認為今天「道觀和道士同廣大信眾之間長期缺乏溝通，以至於道教信眾不知道道士在做甚麼，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該信甚麼」，並呼籲道教界「要做群眾工作」。與此同時，四篇文章都談到了道教在當今社會的一些負面形象，如劉仲宇先生言：「在道教內部，一個重要的表現，便是忘記了宮觀的神聖職責，而單純當成斂財的工具。」王馳博士更說：「在今天人心浮躁、物慾橫流的社會中，道教徒似乎很難於靜下心來，尋找自身的文化定位。有一些只知牟利肥私的道徒，打著道教的旗號，以廟養家，借廟斂財，謊言堂堂，欺人瞞神。」並扼腕感歎「種種仰仗天威的道門行持，也會淪落成為某些道士謀生的手段，而非修真悟道、濟世度人的無上大法」！本刊主編則想從道教學說的角度提醒這類惡徒，當心因此而來的今生災難和來世孽報！此外，諸文還談到了當代道教徒應該具有使命感、責任感和「擔當」，如吉宏忠道長呼籲：「道教界要積極踐行濟世度人的教義思想，大力開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，承擔應有社會責任，樹立良好社會形象。」王馳博士則認為：「當代中國道教振興的關鍵，不在於宮觀、道徒的數量，或者是經濟收入的多寡，而在於是否真正地去進行文化反思，進而覺悟自身的文化價值和擔當。」

說到「擔當」，本刊主編想起了不久前發生的雲南魯甸地震，當時一位朋友為了發起以道教名義對災民進行的救援工作，曾竭盡全力奔走呼號，四處尋人祈求響應，但令人感慨的是，此君並非道教徒，而是一位基督教徒。本期「訪談錄」的採訪者陸紀鴻先生說得好，「內因」是主要的，「近代以來，道教所面臨的種種困境，表面上看與社會大背景有關，但從根本上加以分析，問題還是出在自己身上」。魯甸地震期間，這位基督教朋友曾寫有一份呈送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報告，我們現將其發表於本期的「道教論壇」上，一方面想以此表達對這位朋友的欽佩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道教界有所鏡鑒。如果說本刊對於道教「文化自覺」的認識與上海方面有所不同的話，那就是我們認為，更重要的是在有所「自覺」的基礎上有所「行動」。